

日本怎樣覬覦荷印

A. Vandenbosch 著
張明南 譯

日本與荷蘭有很悠久的光榮關係，荷蘭人在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到日本約六十年後，也接着到日本，直到現在與日本維持正常的關係。日本差不多與荷蘭同時到達東印度羣島，東印度公司僱用許多日本人擔任軍職。如果日本繼續殖民，或可在那裏建立重要的殖民地，但因為後來沒有新的繼承人，日本人多成爲普通的殖民了。

在日本關門自守的二世紀餘的時間內，日本僅與西方荷蘭人維持着有限制性的外交與貿易關係。長崎港口的豐島的荷蘭機關是外交機關與貿易公司的合體。十八世紀末葉荷蘭接收東印度公司之後，即繼續該公司的貿易統制權，該公司的貿易額雖然很小，但是政治上的影響卻很大。在拿破崙時代，法國統治荷蘭的數年中，全世界僅在豐島上，荷蘭國旗仍舊飄揚着。

豐島的機關，祇是荷蘭的一個貿易公司與非正式的外交機關，但是日本卻由此機關得到許多關於別國的消息與智識，日本人學到了航海圖學、地理、軍事科學、醫學、植物學與西方天文學。這樣在日本的國門未被美國海軍副少校潘萊 (Perry) 打開之前，西方的勢力已在日本發生影響了。由這種接觸關係，日本人感到與西方人衝突之不可免，除非日本自動地放棄門戶關閉政策。

自從第一次中日戰爭後，荷蘭就注意日本每一次的南進行動。日本於一八九五年藉馬關條約而獲得台灣與澎湖羣島後，其國內即有一部分人（主要的是商人與海軍派）極力主張向南洋羣島發展。日本一方面向大陸進展，但並不完全忘記或忽略向南洋羣島方面擴大勢力。日本的南洋會社 (South Sea Society) 鼓勵對南洋羣島方面的貿易，並促進其關係。一九一二年，日本政府更出資開闢東印度羣島航線。在歐戰時，日本南進的意向，

更爲顯明。日本報紙宣傳東印度羣島爲值得開發的區域，國聯把赤道以北的德國屬地交由日本代管，引起很大的不安。從太平洋國際政治的立場觀察，日本成爲世界強國已因美國躍爲世界強國與其在大西洋得到領土而感到壓制。美國曾表示過非列濱自治預備放棄，但是日本所代管各島，位於非列濱、夏威夷與美國之間，可能成爲日本攻擊美國的空軍與海軍根據地。帝俄的衰落，可引起日本北進，但又可促成其南進。德國的衰弱可改進荷蘭在歐洲的地位。國聯與集體安全制度如果成功，對荷蘭一類國家，自極有益。否則荷蘭當更要遭遇困難與危險。世界大戰的結果，可說對荷蘭有利有害。在世界大戰開始後數年，當世界各國亟需石油時，大家都擔心着東印度羣島因有豐富的石油，而將很快的被捲入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漩渦中去。對於該處石油讓與權問題，美國與荷蘭曾發生多年的摩擦，並引起荷蘭議會之熱烈辯論。爭論點是東印度政府巴達維亞石油公司所訂共同開採蘇門答臘達姆別 (Djamboe) 油田的協定，事實上是使荷蘭幫助英國，參加世界石油爭奪戰。此時，日本也要求荷蘭政府准許日本人民在請求石油讓與權時，得享受其他國家人民的同等待遇。但至今日，日本的三分之一石油雖來自該處，日本人仍沒有得到油田讓與權。東印度所產石油，英荷公司佔百分之五五，美國公司的產量佔百分之三三，其餘均由東印度政府與英荷公司所經營。

世界大戰後，太平洋方面的緊張局勢，使荷蘭政府感到不安。荷蘭政府雖然歡迎華盛頓會議，但它並不以愉快的心情去接受參加會議的邀請。從荷蘭加入國聯後，政府就放棄不擔負政治性的國際責任的傳統政策。雖然國聯盟約下的這種責任是一般性與普遍性的，但外交部長開納皮克 (Karnobeek) 認爲這種責任對於像荷蘭所處地理位置的軍力弱小國家，

118568

實不啻是「在黑暗中的亂跳。」因這種關係，荷蘭實以不參加會議爲上策。但是荷蘭並沒有完全推避這種責任，因爲牠已成爲九國公約簽字國之一。開納皮克並且使荷蘭雖沒有加入四強公約，但卻獲得四強公約下的利益。在四強公約，由英法美與日代表簽字後，荷蘭與葡萄牙代表即要求各國將條約的保障條款擴大適用到太平洋中，該兩國的海島屬地而獲得成功。荷蘭雖然得到許多成功，但對華盛頓會議的結果，並不完全感到歡迎。海軍協定規定西太平洋沿岸根據地的不設防，必使下次戰爭的性質大爲改變。交戰國家間的海軍大決戰的可能性，已經大大減小了，因爲艦隊不能離開他們根據地很遠的地方去作戰。因此戰爭的方式或許會變成交戰國互相阻止海上貿易的方式。在此種戰爭方式中，東印度羣島顯將成爲大關爭的舞台。

久已擔心着的日本對東印度羣島的商業侵略，終在世界不景氣時成爲事實了。在一九一三年前，東印度羣島的日本貨進口，僅佔進口總額的百分之十餘。在不景氣前五年，不過百分之十上下，但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日貨進口驟形增加，一九三三年增到百分之三二。東印度的荷蘭貨進口，由一九一三年前數年的百分之三二減至一九二五——二九年的百分之十八，以後更形減少，一九三三年僅佔百分之九。五。日本不僅奪取得東印度羣島的大部市場，並且還極力經營航運業與推銷業。爲限制此種商業侵略起見，東印度政府把門戶開放政策，略加修改，實施輸入比額制度及入口准許證辦法，結果荷蘭與其他西方國家，奪回了一大部分東印度羣島的市場。

一九三七年，日貨進口降至百分之二五，而荷蘭貿易則增至百分之九。日本對東印度羣島貿易的降落，是由於與中國發生戰爭的結果。統制貿易政策，非全爲保持荷蘭在東印度羣島的市場，其實保護東印度工業與現存的推銷制度及東印度出口市場，亦爲修改門戶開放政策的理由。當日貨供給東印度進口貨的三分之一時，印荷對日本的輸出僅佔總數的百分之五。西方各國對東印度的輸入常超過輸出，由於多數國家實行「吾買吾賣貨地之貨」(we buy where we sell)的政策，東印度頗有失去其原料市場之危險。在此時期，此兩國並進行航運競爭，各日本航運公司，減低收費，

神戶已將代替巴達維亞而成爲航運的中心。

荷印實施貿易限制的結果，日本感到痛苦最大。日本政府認對於日本貿易的限制，實破壞一九一二年所訂的貿易條約，要求遣派代表，進行會商，解除兩國間所發生的困難。一九三四年六月，此會議在巴達維亞舉行，日本以長岡爲首席代表，荷蘭以荷印議會副部長雷納夫脫(Meyer Rannet)爲主任代表。荷蘭對於此會在東印度羣島舉行，頗感不安，生怕日本利用此項會議，以達其政治與商業的目的。有一部分東印度羣島人都覺得日貨便宜，對日頗具好感，日本認此爲政治進展之機會。長岡在會議開幕詞中宣稱，談判應以東印度人民的利益爲主，並提到外羣島(Outer Islands)的經濟發展機會極大，暗示日荷共同開發該羣島之意。

談判進行六個月之久，毫無結果。難題在於荷蘭代表堅持在未談判其問題前，關於航運問題應先成立協定。一年後，在神戶召開半官式航運會議，但又無結果而破裂。在預備會議中，關於會議的正式語言，就發生爭論，日本代表堅持以日本語爲正式語言。到一九三六年，荷蘭與日本航運公司，總算成立了協定，規定運費率，營業由日本佔百分之六十，荷蘭佔百分之四十。此後各種商業上的糾紛，也漸次逐個解決了。

數十年來，荷蘭一直擔心着日本的南進政策。在最近十年中，此種恐懼與日俱進，各種謠言，意外事情與問題，不斷地發生着，使荷蘭大感恐慌。菲列濱南面的達叻(Davao)省移殖人民，與日本漁船在東印度羣島洋面發生糾紛，日本擬進犯葡屬脫馬耳(Timor)島的傳說，日本收買該島及在荷屬新幾內亞設立租界地的謠言以及要求更大的讓子，包括殖民權等等。這些都使荷蘭政府戒備不已。在最近幾年中，荷蘭特別關心新幾內亞。該地居民稀少，並少經濟價值，不過位於澳大利亞與菲列濱之間，距離日本代管地不遠，在戰略上的地位甚爲重要。因爲荷蘭對於該地未加開發，深恐日本的種種宣傳，爲對抗這種宣傳與軍事威脅，東印度政府在數年前開始在各島加強軍力與統治機構，並盡最大努力，發展經濟。雖然費了很大的金錢而得很小的經濟利益，但是東印度政府認爲這是由於國際形勢所使然。

荷蘭對於日本的加強向南進展，非常小心的戒備着。他們極注意近幾

年日本許多刊物與報紙上鼓吹南進的文章。各作家對於南進政策的意義均未作明白的解釋，有些作家認為南進政策的目的在求自由貿易的機會，另外一部人認為是要求開發人家所未開發之地域的權利，再有一部人是建議奪佔人家的領土。南進政策的倡導者多以爲滿洲缺乏原料，又非商品的市場，日本對於亞洲大陸實過於注意，而過度依靠大陸的結果，將來終有一天日本會被軍事力量截斷的危險，而南進則僅須費小量代價，即可得到很大報酬，並且在大陸方面的任何進展，須以外洋進展平衡之。

日本發言人認日本對於東印度利益的要求，基於數個因素，例如東印度羣島爲日本貨物的市場，原料的來源地，過剩人口的殖民地。東印度羣島爲日貨的大市場，如果沒有貿易限制，貿易額一定更會增高。一九三七年日本對東印度羣島的輸出貨物價值一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佛羅林（*Fl.* 荷蘭金幣）之多。但日本對東印度羣島的原料，並無如何特別需要。荷蘭雖然獎勵原料出口，但是日本購買得相當小。荷蘭有一時期堅持日本須買大量爪哇糖，但是日本拒絕不允，因日本已在其屬地，特別是代管地，投下大量資金發展糖業。一九三七年日本祇從東印度羣島購買價值四二、二五二、〇〇〇佛羅林的貨物，僅佔東印度全部輸出額的百分之五弱。

東印度羣島可否成爲日本過剩人口的直接移植地，實大有疑問。爪哇人口的過多已使東印度政府感到麻煩，而爪哇人要求在外羣島同樣殖民，更具有充足的理由。荷印當局希望不久能移植十萬爪哇人到外羣島去。外羣島能容納多少移民，並非毫無限制，因外羣島中的最大兩島婆羅洲與新幾內亞，不能容納多量人口。但是對於中國移植過剩人口至荷印的正當要求怎樣呢？多數中國僑民已經表示願意居留該地，並且情形甚爲良好。東印度羣島現在約有一百五十萬華僑，日本人民被迫到那邊去的卻甚少，現

在居留於東印度羣島的還不到一萬人。日本對東印度的投資，與外國總投資額比較起來也很少。在外國商業總投資額三四十萬佛羅林中，日本的投資不過三千萬佛羅林。

日本的南進政策，不僅在報章雜誌上宣傳，而且日漸表現在行動上。一九三六年與一九三七年間，台灣總督離職時，永野海相即對日皇建議，台灣總督不應再由文官擔任，應由海軍將領擔任，因爲台灣爲向南洋進展及保護南洋航線安全之根據地。貴族議院與元老雖表示反對，但是台灣總督一職終由退休海軍大將擔任。一九三七年三月間，民政黨議員櫻井兵五郎責問政府，要求永久租借荷屬新幾內亞以解決日本的人口問題。林首相表示非常同情該議員的責問，但謂政府尚未考慮及此，並稱此事須徵詢他黨意見而加以仔細考慮。

由於上述各種背景，荷蘭政府非常重視一九三六年德義日的三國防共協定，因爲當時謠傳該協定附有祕密條款，規定東印度羣島勢力範圍的劃分。自此以後，形勢就急轉直下，而使荷蘭大感恐慌。廣州失守，日軍佔據海南島與東沙羣島，使日本與東印度羣島更形接近，並使香港與法國在越南的海軍根據地的軍事價值減少。

奇怪的，荷蘭認爲東印度羣島的命運將由太平洋的前途決定外，似乎別無其他想法了。它想藉對歐戰保持孤立與中立，以保安全，並拒絕出席去年夏天在新嘉坡舉行的英法澳大利亞的海軍會議，此次會議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討論東印度羣島的地位。荷蘭政府對於覬覦東印度的侵略者，不欲予以抵抗，時至今日，東印度羣島，只好靠英國海軍的勢力來保護了。不過最近荷印政府已極力擴充海軍，擬建造三艘重巡洋艦，以增強其防禦的力量。（本文譯自 *Pacific Affairs*, Sep. 1940）